

民航滄桑史 (二)

民航隊 · 民航 · 亞航公司

● 李能宏

徐國林的義舉善行

徐國林先生，江蘇揚州人，早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他的兄長是上海金城銀行老闆，他是民航公司的元老之一，在大陸時曾任地區經理、中國職員都稱他「徐經理」，老外都叫他(XL)，徐經理身材高挑，雖在上海居住，但不會說上海話，一口揚州腔，連說英文也有揚州味，他是公司裡第一個穿中裝的人，夏天對襟小褂、綢褲、或綢料長衫，秋冬穿長夾袍及棉袍，穿西裝的時間很少，他面貌慈祥、待人和藹、有紳士氣勢，是最受公司同事尊敬的人。民航隊遷台初期，秘書處還未成立，來往公文的翻譯，都由他負責，他譯的不但快速，而且美好，作到了信、達、雅的最高境界，他子女都在大陸，只和夫人來到台灣，倆老伉儷情深、相互扶持，由於待人熱誠、急公好義，公司許多年輕同事，認他為義父，可見他多受人尊敬，當時同事們都很年輕，薪水勉強夠用，結婚、買房子要求外援，只要正當用途，

找徐經理幫忙，一定不會拒絕，而且不收利息，大多數人都很自愛，有借有還，也有些人要賴皮、有借無還，在當時確實給許多人救了急，五〇年代，是同事們結婚的旺年，凡是公司同事結婚，都會請徐經理。也一定收個大紅包，當時的行情，一桌酒席四百元，徐君的大紅包就是四百元，當時受他恩惠的人多著呢！

人生沒有十全十美的，徐經理有錢、有事業、有人緣，受人尊敬，唯一的缺憾是兒女不在身邊，六〇年代，徐夫人不慎跌倒骨折住院，這時候徐先生因病逝世，徐夫人行動不便，連丈夫走了，都沒見到最後一面，公祭那天，民權東路第一殯儀館景行廳，佈置得莊嚴肅穆，民航公司的同事，不約而同的都參加了弔祭，大家的眼圈都是紅紅的，雖然公祭時沒有親生的兒女在場答禮，但義子義女們都身著孝服在靈堂照顧，備極哀戚，好人永不寂寞，直到今天，老同事們一談起徐經理，都懷念不已。

徐夫人在仁愛醫院躺了十餘年，幾棟房

子賣了，儲蓄也用光了，她老人家也駕鶴西歸了，喪事辦的也很體面，她的義子、女們有的特別從外地趕回台北奔喪，徐先生的侄子，也由美返台主持了葬禮，給孀母送終，兩位老人家的義舉善行，永遠存活在每一個認識兩老的人心底深處。

民航投入產權爭奪

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以下簡稱兩航)是中華民國國營的兩家航空公司，中航總經理劉敬宜、央航總經理陳卓林，率領兩千多員工，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在香港投共，消息傳出，全國震驚，兩航投共後，遺留在香港啟德機場的飛機多架。

中國航空公司(CNAC)計有DC4型運輸機五架，C46型運輸機十八架，DC3型運輸機七架，PB1一架，共三十一架。

中央航空公司(CATC)計有CONVARB-240型飛機五架，C46型十八架，DC-3型運輸機十七架，共四十架。

兩航公司共計有飛機七十一架在香港啟

德機場停放。

當時各方傳言，英政府即將承認中共政權，如果實現，兩航滯港飛機可立即解決，不料英國於一九五〇年一月六日始宣佈承認，這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使兩航奪產官司有了轉機，政府爲了不使兩航飛機落於中共之手，緊急與陳納德、魏勞爾商議對策，結果由陳、魏二人收買兩航的資產，再轉賣給一個美國註冊的公司CATT，以美註冊的新公司（CATT）控告陳、魏二人不能交貨，再轉告兩航公司人員霸產不放，如此，民航公司就加入了爲兩航公司的產權爭奪戰中。

閻錫山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連夜與陳納德、魏勞爾共擬成出售文件，譯文如下：

陳納德將軍
魏勞爾先生
(美國特拉華省法定合伙人)

啟者，閣下出價購買中航公司及央航公司之呈請經中華民國政府最高當局已接納。

中華民國政府茲將中航公司及央航公司全部資產飛機、零件、機器、工具以及一切凡屬於該兩航公司範圍內之其他財產，包括全部政府所占之股本或其他業主契據等售給並轉讓與閣下，閣下現係該項財產之唯一所有人。

此項售賣及轉讓係經閣下洽約而成者，茲證明上述交易以此爲最後及完全、本院經咨會外交部準備全部有關此項轉售之必須證件，根據章意而轉移與任何外國政府。

其他任何必需以資證明閣下對該項財產之所有權文件，亦經飭令政府全體官員協助辦理。

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閻錫山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香港政府左右爲難

以香港政府的立場來說，對這宗大案件是很頭痛的。對中共不願得罪，對美國不敢惹，中共認爲兩航財產爲國家財產，在國際法上不受外國之制裁。陳納德、魏勞爾則認爲在購得兩航資產時，英國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爲中國之合法政府，故交易是合法的，並有國民政府官員提出誓言、證明陳、魏二人爲合法購得「兩航」資產繼承者，有外交部葉公超、交通部次長劉紹庭、兩廣外交特派員郭德華、民航局長賴遜岩等。這場兩航財產爭奪官司，涉及四個政府：中共、中華民國政府、美國政府、英國政府，各方延聘律師共有二十人，爲香港法院空前大案件，當時代表中共的大律師是陳丕士，代表陳、魏的律師，一位是美國戰略情報局杜洛雲，另一位是H. Coonan，此人曾任美國羅斯福總統私人顧問，當時，民航公司在台灣的法律顧問端木愷和副總經理袁克安，每夜都在中正路（現忠孝西路）總公司辦公室加班，有時直到天明，翌日由專人將文件送往香港，雖經多方努力，陳、魏在一、二、三審均失敗，最後覓得有力律師出面，在華府運動

若干議員，出而反對英國政府、英國政府之司法委員會，始承認陳、魏之所有權，因而勝訴，時間是民國四十二年年底。

根據中共方面資料透露，兩航投共近三千名員工，在反右及文革期間，被指爲國特、投機份子，備受迫害、自殺者頗不乏人，一直到四人幫倒台，才解決政治、生活待遇問題。

王世杰因案被免職

王世杰日記說他因兩航產權被免職，他的日記是這樣寫的：

「當民國四十一年兩航官司三審失敗之後，陳納德囑其律師端木愷向我政府請求，勿向陳等索付代價。余（王世杰自稱）當時亦覺如於爾時嚴索代價，不特不能生效，且陳等如因此而不積極上訴，飛機將悉爲共匪所獲，因於端木申請書上提議緩追，蔣先生當時曾親批「如擬」兩字，並親署「中正」二字。

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陳等雖已勝訴，但飛機尚未盡售，未及繳出其依約應繳之款，蔣先生甚怒，其初嚴責經手此事之葉公超、嚴家淦等，嗣經黃少谷（當時葉爲外交部長，嚴爲財政部長，黃爲行政院政務委員）查出余於前年致彼之函（謂總統已批准緩追）乃謂余當時在公文上錄由不詳，意存朦混，免余秘書長職。實則余與總統府秘書人員無絲毫朦混之意，蔣先生亦或明白，唯蔣先

生既先已辱呵葉、嚴諸人，乃不得不以余為「替死羊」耳。

嗣陳等陸續將四百餘萬美元代價完全交給政府，此一公案乃告了結（似在民國四十四年）。

以上見王世杰秘書長民國五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日記。

此事發生在四十二年，王世杰是該年十一月十七日被明令免職，免職時自己對其免職前後經過，尚不盡悉，直到民國五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晚，民航公司董事長王文山告訴王世杰，當年陳納德絕非圖利，其用意只在幫助我政府，經王文山細告，始完全明瞭，王世杰真是糊裡糊塗被免了職，當時蔣總統是「錯怪了好人」，這是兩航官司的一段軼事。

第一架民航機墜毀

「民國五十三年六月二十日，下午五時三十分，本公司由台中回台北的一〇六號班機，在台中以北二十里處墜毀，本公司當即派偵察機及救護機到出事地點參加救護，旅客名單及失事經過，查明後立即發表。」以上是民航公司在出事當天晚上發表的公報。

六月二十一日台北各報，都登出了飛機失事的新聞，報導說：「民航公司這架失事飛機，為Q6型客機，是該公司環島航線的班機，二十日上午八時自台北起飛，經台中、台南、高雄至馬公，然後回高雄，再飛馬

公，由馬公飛台南、至台中、回台北，原定下午六時抵台北，惟於五時三十五分自台中起飛五分鐘後即爆炸墮毀，飛機上的乘客有四十八人，全部罹難。」

由台中乘機的乘客共十六人：

陸運濤、陸周淑美、周海龍、周王美麗、邱金球、夏維堂、王植波、龍芳、吳紹璣、石春霖、許承鎮、龐耀奎、周陳金、周玉麟、胡晉康、W. H. Hsiao。

由台南乘機的乘客共十一人：

謝金船、姜愛玲、馮百庸、嚴演圓、簡志慶、陳學時、李詠芬、翁濠清、周起駿及二位美籍人士。

由馬公乘機的乘客共二十六人：

曾講、王正義、劉鴻誠，其餘為美籍乘客

機員五人：正駕駛林宏基、副駕駛龔慕韓、空中小姐趙惠英（韓籍）、陳清清及服務員張允恭。

茲將失事飛機重要乘客介紹如下：

陸運濤，一九一五年生於吉隆坡，繼承其父陸佑博士之家業，擁有多數企業，有航空公司、銀行、保險公司、傳播公司、電影公司，在馬國擁有橡園、椰園、礦場多處，陸氏瑞士大學畢業，再入英國劍橋大學深造，專攻文史，他為人謙和、熱心公益，失事當晚，在圓山飯店訂下麒麟廳和金龍廳，準備舉行宴會，招待六百多位貴賓，噩耗傳出震驚世界。

胡晉康，四十八歲，港九自由影人主席，中國電影聯合公司負責人。

夏維堂，台北國際電影公司總經理。

周海龍，四十六歲，上海人，國泰機構

影片部經理，為陸運濤私人代表。

龍芳，台灣製片廠廠長。

吳紹璣，四十三歲，福建人，台灣省新聞處處長。

王植波，香港自由影人、善書法、有鋼筆字帖行世。

龐耀奎，四十一歲，浙江人，行政院新聞局聯絡室主任。

由於陸運濤的背景特殊，民航機的失事震驚世界，我國行政院嚴家淦院長深表關切，美國大使館也派員趕赴台中失事現場，協助處理二十一位美僑罹難者後事。

失事原因諱莫如深

民國五十三年，正值戒嚴時期，新聞發佈要先經核准，飛機失事現場，雖有許多記者在探訪，但對於敏感問題，無人願談，民航公司新聞處對於失事原因諱莫如深，有人說機械故障成份居多，有人說全馬力爬升易生故障，有人說有定時炸彈，眾說紛云，謠言滿天飛，一個比較可信的傳言傳播得最廣，陸運濤要協助政府與馬來西亞政府加強關係，並要貸五億美元給中國政府，因此被間諜炸毀飛機，民航公司鄭文思醫師和攝影記者金重聲被派在現場協助，金君發現一本厚

厚的書，無意中打開一看，裡面挖了一個可以安放手槍的孔洞，正要拍照存證，被人制止，並將書取走，鄭、金二君都在現場目睹，公司主管知道此事，駕駛員們主張公佈真相，以保證公司名譽，但最後決議爲了顧全大局，只得將怒火壓下，傳說一名海軍中尉軍官，（是否冒牌不得而知），由馬上飛機，等陸運濤等要人從台中上飛機後，拿出預藏的手槍，射殺機長後，飛機失控墮毀。

賠償金額因人而異

「民國五十七年二月十六日，本公司波音七四七式第十次班機，由香港飛來台北時，在林口鄉緊急降落墜毀，至十二時爲止，獲救者二十八人，其他情形不詳。」以上是民航公司在出事的夜裡發表的公報。民國五十七年二月十七日台北各日報發佈了飛機失事的消息：「民航空運公司的一架波音七二七式巨型噴射客機（編號一〇一八），昨晚九時十分左右，由香港飛來台北時，因氣候惡劣，在台北縣林口鄉西林村附近茶園中迫降墜毀，機上載有乘客五十二人，機員十一人，乘客內中國籍三十九人，外國籍十三人，飛機墮毀時，林口鄉湖南村一〇四號一間獨立房子，被該機撞毀，一個住在該屋的十八歲男子郭金塗被壓死。昨晚失事的正駕駛杜（美籍DUB）曾任馬歇爾將軍專任駕駛員，有一手臂折傷，在宏恩醫院治療中，失事

飛機價值約七百萬美元，飛機及機上乘員，都在美國保險公司投保，詳細數目不詳。

這架失事飛機上的乘客，都是普通旅客，沒有五十二年失事的環島飛機那麼震驚世界，但也驚動了交通部長孫運璿，當晚曾親臨出事現場巡視，指揮人員辦理搶救工作，並前往民航局聽取有關報告。

失事飛機中十一名機員，除六名獲救外（包括正駕駛杜（DUB）及副駕駛張崇斌），另有荆玉浩、鄧培蒂、陳徵徵、胡汝讓及另一位由香港上機的機員下落不明。

失事飛機墜落後，在直徑三、四百公尺範圍之內，佈滿了飛機的殘骸、機尾部份起火，台北縣消防隊，出動多部消防車馳往灌救，桃園縣消防隊亦趕往支援，在救火的同時，中美雙方及軍警的救護車輛，也同時出動，搶救受傷的人，憲兵司令王永樹中將、警務處長黃對墀，及當地軍憲警治安單位負責人，均馳赴現場，指揮救援，各單位聯合作業，受傷人員，均能及時救出送醫。受傷的機員，都住在台北市宏恩醫院，總飛機師提特爾斯（THEILERS）馬上趕到醫院，要求醫生給傷者注射鎮靜劑，除了醫療上的需要外，主要是讓大家閉嘴，如果說出了事實真相，那還了得。

民國五十三年，民航公司第一次飛機失事，是國內航線，第二次是國際航線，賠償金額截然不同，第一次失事是機上人員全部罹難，又是國內環島航線，問題比較單純，

處理也沒有太大困難，第二次失事飛機上的乘客，各人遭遇不同，有毫髮未損的、有輕傷的、有重傷的、有死亡的、賠償金額因遭遇不同而各異，六十年代，航空運輸業沒有現在發達，人民出國受限制，缺乏旅行常識，連民航公司處理空難事件的財務處人員，也是現學現用，上述的許多情形，增加了處理上的困難，大部份的受難乘客和死亡家屬，賠償談判都很順利，談兩三次就可解決，有一小部份人延聘律師提出條件，如不就範，就要興訟，公司談判人員，則運用談判技巧，採取各個擊破方式誘使對方鬆口，結果是老實人賠的少，能吵能鬧的人賠的多，公司財務處一位朱姓同事太太在飛機失事中死亡，兒子被燒成重傷，他爭取到鉅額賠償金，聽說得到二百萬元，民國五十幾年的二百萬元，是個大數目，賠償金發給，拖了很長的時間才解決。

誤把茶園當飛機場

民航公司第一次飛機失事，是上面不准說，第二次失事，是自己不敢說，恰好相反，其經過是這樣的，那架失事班機的正駕駛是杜（Capt. DUB），副總機師赫查克斯（Capt. Hicks）是DTH。（DTH不能照字義解釋，字義是「死頭」，這是航空專用語，有駕駛執照的人，才能做DTH。駕駛員因業務需要，從甲地調到乙地去執行任務，不叫乘客（Passenger）叫（DTH）、拿飛行加給）。

民國五十三年，民航公司第一次飛機失事，是國內航線，第二次是國際航線，賠償金額截然不同，第一次失事是機上人員全部罹難，又是國內環島航線，問題比較單純，

赫意克斯是副總機師，駕駛過七二七飛機，但經驗不多，他在飛機降落前，要駕駛員杜讓位，飛機由他開，他一時疏忽，把林口茶園當成松山機場了。當發覺不對時，想拉起飛機已來不及了，飛機腹部着陸，被震烈開後起火燃燒，因而釀成了巨大慘局，試想，這是多麼荒唐的事。

送李承晚赴夏威夷

韓國獨立十二年以來，一直由李承晚擔任總統，他的愛國情操，令人尊敬，但韓國的貧窮混亂人民頗為抱怨，韓戰爆發後，國家元氣大傷，幸賴美軍出兵制裁侵略，勉強議和，國內政治混亂，三十八度外有北韓重兵，隨時可能爆發戰爭，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五日舉行大選，因為衆多不當行為，引起暴亂、星火燎原，形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漢城市民於四月十日發生第一次示威暴動，馬山、晉州、大邱、仁川、忠州等大城市也迅速被蔓延，韓國政府宣佈戒嚴令，封鎖新聞，採取鎮壓措施，當時美國政府對韓國的情勢甚表關切，國務卿赫特於三月十九日曾向韓國駐美大使梁裕燦，致送了一份措詞嚴峻的抗議書，最後並親自告訴梁大使，美國曾支持南韓加入聯合國、美國為支援韓戰，犧牲了數萬美軍的生命，因此赫特便要求韓國政府，實施一切民主政治措施，保障民主政治中的基本——集會、言論、新聞自由，並指出此次韓國大選、李承晚之第四次當選，及

對反對黨所採取的手段是不公平的，許多方式是非法的、不民主的……由以上這篇報導可以清楚地看出韓國當時的嚴重情勢，和李承晚的未來處境，李承晚總統曾於四月中旬趨晤美國駐韓國大使馬康衛，討論他們赴美居住的計劃，此時討伐李承晚之情勢，日益增長，韓國財政部次長金永申在國會中指責李承晚曾侵吞二千萬美元的外匯，前任國會議員榮基鐘曾指責李承晚的離開韓國，是逃避對他過去十二年的錯誤統治，儘管反對李承晚的人士很多，但是他參加李起鵬葬禮時，許多民衆在他出現時曾高喊「萬歲」，這些不同的反應，使李承晚仍然捨不得離開他苦難中的國家，他有韓國人特有的倔強性格，他試圖留在韓國，仍想東山再起，但是他的奧籍夫人洞悉韓國的情勢，及美國人的企圖，堅決要離韓赴美。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八日夜裡，松山機場停止了日間的繁忙，顯得平靜沉寂，忽然有幾個人影，在夜幕低垂下，匆忙地走向停機坪上的 (Boon) 空中霸王號客機，飛機引擎發動了，緩緩駛向跑道起飛的位置，劃破寂靜的天空，向目的地飛去，飛機上有四名機員，駕駛員考克勒 (H. Beckel) 史密斯 (Smith) 兩位都是正駕駛，飛行報務員是奧布雷 (Aubrey) 他是機航處職員)。服務生是福奧格 (Fog) 是氣象台的職員)，後兩位是臨時派遣的，飛行計劃表上添的是飛漢城，半途改飛金浦軍用機場代號 (K14)，

班表上的空服員張允恭未被派遣；四位機員都是外國籍，顯然這架飛機是負有神秘任務，五月三十日台北各大報刊出消息，李承晚和他的夫人今天悄悄離開韓國，搭乘民航公司包機於今晨 (二十九日) 八時四十五分起飛，臨時時帶着簡單行李，只有少數幾個人，在金浦機場送行，這位八十四歲的堅強愛國者，一去未返，老死在夏威夷。

民航公司駕駛員的冒險精神，是世界上一流的，在大陸時圍城突圍，來台後，空投糧食、傳單，參加韓戰、越戰，民國四十七年八二三金門砲戰，運醫藥用品，郵包，(水陸兩用小飛機) 樣樣都幹，到金門一次駕駛員拿三萬元台幣獎金，真危險，真有人願幹。(未完待續)

編輯報告 編者

△本誌三三八期一〇六頁第四行二十七字以下應為「以擁有美國維吉尼亞軍校出身的頭銜而聞名」特此更正敬請讀者注意。

△池蘭森將軍撰「宋美齡救夫記」是一篇圖文並茂，生動翔實的好文章，值得細讀，許多難得一見，從未刊登過的照片，值得珍藏，本誌為配合池將軍的大作，特隆重刊出蔣夫人宋美齡女士的名著「西安事變回憶錄」敬請讀者參閱。